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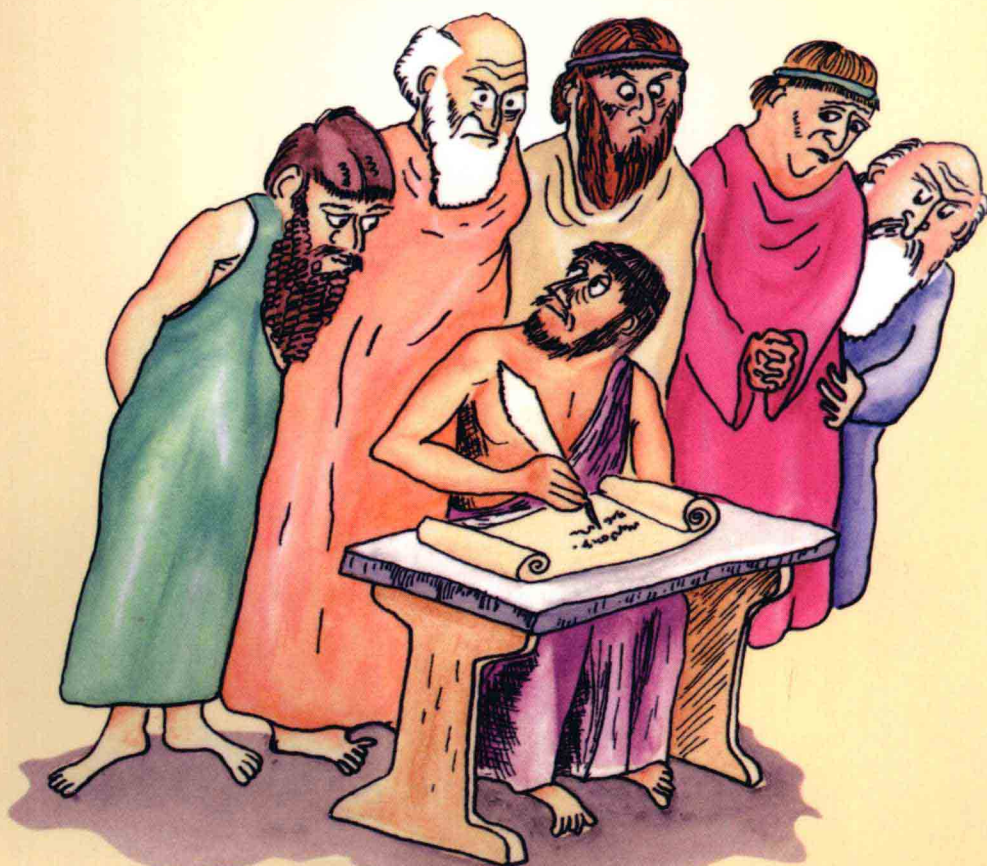
快乐学哲学

减轻哲学的不能承受之重

Looking at Philosophy The Unbearable Heaviness of Philosophy Made Lighter

第3版

[美] 唐纳德·帕尔玛 著 曹洪洋 译



Donald Palmer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第3版

快乐学哲学

减轻哲学的不能承受之重

Looking at Philosophy

The Unbearable Heaviness of Philosophy Made Lighter

[美] 唐纳德·帕尔玛 著 曹洪洋 译

Donald Palmer

马林学院名誉教授

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客座教授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快乐学哲学:减轻哲学的不能承受之重/(美)帕尔玛著;曹洪洋译.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8
 (“经典”大学人文社科读本)

书名原文: Looking at Philosophy, The Unbearable
Heaviness of Philosophy Made Lighter
ISBN 978 - 7 - 80745 - 162 - 4

I. 快… II. ①帕…②曹… III. 哲学—高等学校—教材
IV. B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19951 号

Donald Palmer

Looking at Philosophy: The Unbearable Heaviness of Philosophy Made Lighter (Third Edition)

ISBN: 0 - 7674 - 0596 - X

Copyright © 2001, 1994, 1988, by The McGraw-Hill Companies, Inc.

Original language published by The McGraw-Hill Companie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jointly published by McGraw-Hill Education (Asia) Co. and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Press.

本书中文简体字翻译版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和美国麦格劳-希尔教育(亚洲)出版公司合作出版。未经出版者预先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的任何部分。

本书封面贴有 McGraw-Hill 公司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9 - 2006 - 749 号

快乐学哲学

——减轻哲学的不能承受之重

作 者: [美] 唐纳德·帕尔玛

策 划 人: 朱金元 唐云松

责任编辑: 唐云松

封面设计: 王斯佳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com E-mail: sassp@sass.org.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长阳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开

印 张: 21

插 页: 2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80745 - 162 - 4/B · 013

定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献给 卡特琳娜和克里斯蒂安

序言

维特根斯坦曾经说过,哲学著作也许应由通篇的笑话来写成。这并不是说这类书(包括本书)是把哲学史看作一个玩笑。本书严肃地看待哲学,但不是那么一本正经。正如副标题所示,本书的目的就是打算要减轻一点哲学的负荷。如何去达到这个目的而并不只是像把船上的货物扔进海里去那么简单呢?首先,对公元前6世纪到20世纪前四分之三时期这一期间的西方哲学作一概述,用简明、有趣的笔调来介绍西方哲学的中心思想及其演进,不使其显得琐碎,同时也不试图去详尽无遗地论述或是探究这些思想的深度。其次,遵循悠久的中世纪传统,对文本做旁注,其中一些试图对难解的思想进行系统化的旁注,我希望是按照其本义来做;而大部分旁注只是试图用一种轻松的格调,来打破哲学家这种抗拒不住重大问题的魅力的天然习性。(尼采曾说过,在这个方向只展现出终结。)但我希望,即使是这些哲学笑话,也能有教学作用,应该有助于读者记住这些被略微嘲弄的思想。我教这门课已有三十年了。我热爱这项工作,因

为它在我的学生中,激起了远比一串串笑声更多的东西。三十年的教学经验也使我确信这种做法是行得通的。我并不是宣称我获得了尼采“快乐的智慧”,但我赞同他的观点,即“快乐的智慧”是存在的,而且我们应该去力求之。

在使你们转向泰利斯及其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水(第一种真正沉重的水)之前,关于女性及其缺席,我想略谈一下。在这类书中,为什么女性这么少?有一些可能的解释,其中如:

1. 女性确实缺乏升华的能力,因而不能参与更高的文化(像叔本华和弗洛伊德所认为的);
2. 事实上,女性在哲学史上贡献极大,但是她们的贡献被沙文主义的男性哲学史作者们给否认或压制了;
3. 一个根深蒂固、嫉妒和恐惧的父权制社会对政治、社会、宗教以及心理的操控权,(有意或无意地)把女性从哲学史中系统性地略去了。

我确信第一种观点不值得我们认真地予以关注。第二种观点,我认为则是有些实情的。而对于这些实情被压制的问题,我也可能有部分过失。例如,仅仅在古典主义晚期,就有至少 70 名女性哲学家的名字记录在案,其中最重要的有阿斯帕齐娅(Aspasia)、迪奥蒂玛(Diotima)、阿莱苔(Aretê)和希帕蒂亚(Hypatia)。(近期一份以希帕蒂亚命名的女性主义哲学期刊给了她迟到的礼遇。)跳过几世纪到我们自己的时代,可以发现在本世纪前半期有一批知名的女性为哲学史作出了贡献,包括西蒙·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苏珊·朗格(Susanne Langer)和 L·苏珊·斯泰冰(L.Susan Stebbing)。

然而,不论上述这些女性哲学家的思想多么新颖、多么深邃、多么发人深省,我相信,有很多原因(其中极其相关的大概就是第二和第三种观点)使得她们中没有谁的思想能像本书中所论述的那些哲学家的思想一样,显示出具有如此深远的历史意义。幸运的是,在过去的几年里,情况已开始发生变化。若要对当代哲学进行充分的描述,就确实不能忽视伊丽丝·默多克(Iris Murdoch)、菲莉芭·福特(Philippa Foot)、G·E·M·安丝康柏(G.E.M.Anscombe)以及朱迪·雅维丝·汤普逊(Judith Jarvis Thompson)对分析传统所作出的主要贡献,也不能忽视加雅特里·查克拉维特·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莫尼克·维蒂格(Monique

Wittig)、露茜·伊莱格瑞(Luce Irigaray)以及茱丽·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对大陆传统所作出的贡献。而且,女性哲学家的新潮流,不仅已经对当代哲学的形式而且对其内容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所以,尽管有风险,我也捍卫第三种观点。我确实相信,如果女性没被彻底地排除在哲学史的主要参与者之外的话,^[1]哲学史将比其现在这样更丰富、更深刻、更富有同情心,同时也更有趣味(先不说更加快乐了)。本书以对当代女性哲学家著作的讨论而结束,并针对哲学本身提出这样一个问题——“Quo Vadis?”(汝欲何之?)这并不是没有用意的。

第三版又添加了相当多的材料,特别是关于古希腊哲学、中世纪哲学、文艺复兴时期哲学和20世纪下半叶英美分析哲学等方面。而且词汇表也扩大了(中文版未附词汇表——译注),在每章的结尾还增加了“思考题”。

最后,我要说这本书的三版都得到了许多帮助。我要向黛托纳海滩社区学院的汉斯·汉森、圣安东尼奥学院的白滨雪夫、福特山学院的威廉·田斯雷(他阅读了部分手稿并提出了有益的建议)、圣马太奥学院的康纳德·波特(他阅读了全部内容,由于其清晰而准确地把握了我所竭力去达到的目标,因而为使我更好地做到这一点出了很多的好主意)等人为他们在第一版中提供的帮助表示感谢。我要向河滨社区学院的达西埃·卡沃斯-休福、圣马太奥学院的唐纳德·波特、蒙特哥梅里学院的马特·舒尔特和罗伯特·怀特等人为他们对第二版提供的帮助表示感谢。我还要向布法罗特洛卡里学院的蒂默西·R·阿兰、麻沃伊社区学院的威尔·格里菲斯、卡姆伯兰大学的小弗雷德·E·海福纳、犹他大学的约瑟夫·休斯特、西埃那学院的布里安·施罗德、奥拉尔·罗伯兹大学的萨缪尔·绍普博士、约翰·卡罗尔大学的詹姆士·丢特、弗林特密歇根大学的斯蒂文斯·F·万德马赫;圣乔治州立大学的安德鲁·沃德等人为其对第三版的修订而提出的建议表示感谢。

我也希望能向大卫·奥尔巴赫(我的同事,他对部分手稿进行了阅读和评论)、吉姆·布尔(负责前两版的曼菲尔德出版公司的编辑,他从一开始就对这个项目充满信心)、肯·金(负责第三版的曼菲尔德公司的编辑,正是他的洞察力和效率使本版较前两版有了较大改进)等人表示感谢。

我还要感谢曼菲尔德公司出品部的朱丽安娜·斯科特·芬恩、罗宾·莫阿特和排版编辑凯伦·道尔曼等人富有专业经验的工作。

最后,感谢我的妻子——莱拉·梅,我最尖锐的批评家和最伟大的激励之源,

她使我在创作手稿最沉闷的那段时期仍能大笑不已,并且她总能发现手稿中的一些笑话放在了不应该放的位置。我希望她成功地逮到了大部分不当之处。它们现在的位置比我原先安排的地方可能要更滑稽可笑。

注 释

[1] 见《女性哲学家》(Women Philosophers), Mary Warnock 编, London: J.M.Dent.1996。

目 录

序言 / i

导言 / 1

1 前苏格拉底哲学家 / 9

(公元前 6—前 5 世纪)

泰利斯 / 11

阿那克西曼德 / 14

阿那克西美尼 / 16

毕达哥拉斯 / 17

赫拉克利特 / 20

巴门尼德 / 23

芝诺 / 24

恩培多克勒 / 27

阿那克萨戈拉 / 29

留基波和德谟克利特 / 31

2 雅典时期 / 39

(公元前 5—前 4 世纪)

智者 / 39

普罗泰戈拉 / 40
高尔吉亚 / 41
斯拉西马库 / 42
卡里克勒和克里底亚 / 42
苏格拉底 / 44
柏拉图 / 49
亚里士多德 / 59

3 希腊化时期和罗马时期 / 75

(公元前 4—5 世纪)

伊壁鸠鲁主义 / 75
斯多葛主义 / 78
新柏拉图主义 / 82

4 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哲学 / 85

(公元 5—15 世纪)

圣·奥古斯丁 / 88
百科全书派 / 93
约翰·司各脱·伊里杰纳 / 94
圣·安瑟尔谟 / 96
穆斯林和犹太哲学 / 99
 阿威罗伊 / 101
 迈蒙尼德 / 101
信仰和理性的问题 / 103
共相问题 / 104
圣·托马斯·阿奎那 / 106
奥康的威廉 / 116
文艺复兴时期哲学家 / 119

5 大陆理性主义和英国经验主义 / 125

(公元 17—18 世纪)

笛卡儿 / 125

霍布斯 / 139

斯宾诺莎 / 143

莱布尼茨 / 146

洛克 / 151

贝克莱 / 157

休谟 / 161

康德 / 168

6 后康德的英国和大陆哲学 / 181

(19 世纪)

黑格尔 / 181

叔本华 / 189

克尔凯戈尔 / 196

马克思 / 205

尼采 / 215

功利主义 / 222

边沁 / 223

密尔 / 227

弗雷格 / 229

7 实用主义、分析传统、现象学传统及其结果 / 237

(20 世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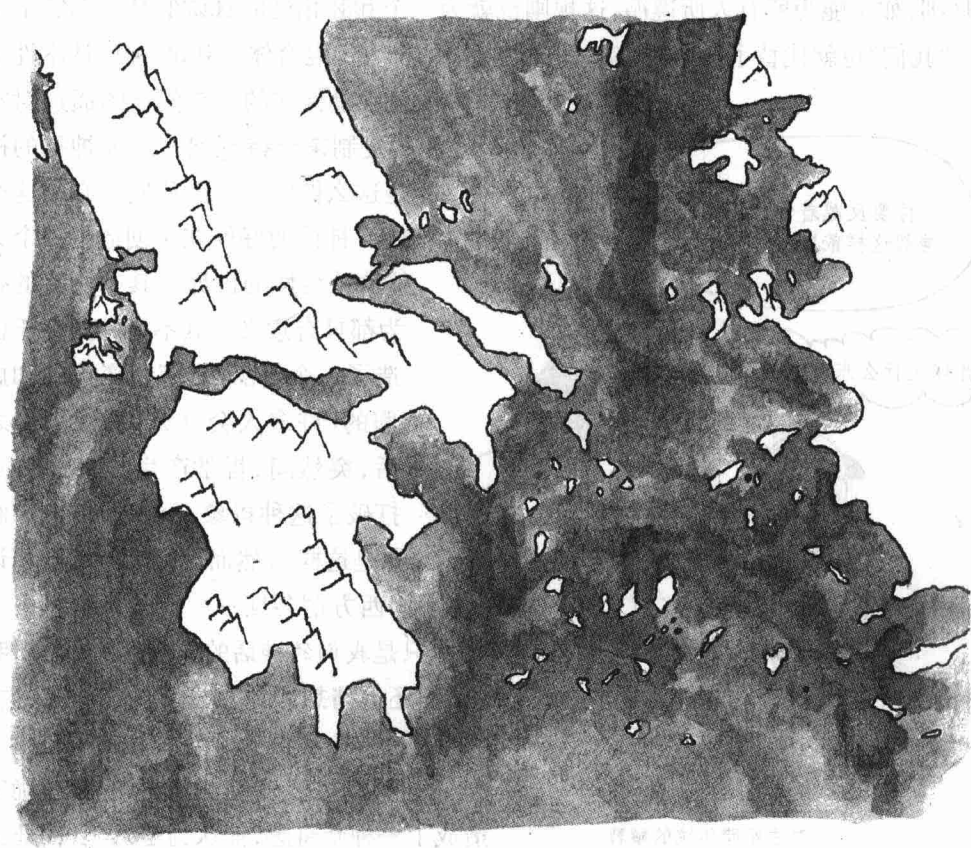
实用主义 / 237

詹姆士 / 238

杜威 / 243	
分析传统 / 247	
穆尔 / 248	
罗素 / 252	
逻辑实证主义 / 257	
维特根斯坦 / 262	
蒯因 / 272	
现象学传统及其结果 / 279	
胡塞尔 / 279	
海德格尔 / 283	
萨特 / 289	
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 / 299	
索绪尔 / 299	
列维-斯特劳斯 / 302	
拉康 / 306	
德里达 / 310	
伊莱格瑞 / 313	
译后记 / 322	

导言

西方哲学的故事从希腊开始



希腊文“logos”是英文单词“logic”(逻辑学)和所有其他术语诸如“biology”(生物学)、“sociology”(社会学)以及“psychology”(心理学)等中出现的“logy”的词源。“logy”在这儿是学说,或是研究,或者是某事物的理性化的意思。“logos”在希腊语中也有“词语”的意思,因而它也含有言说或通过一种明确的方式阐述某种思想的意思。因此可以得出,“logos”指示着某种对世界的思考,是一种把事物置于理性的语境中并用纯粹的思维之力去解释它的逻辑分析。这种智力活动过去被认为将导致智慧(Sophia)的产生,而那些自愿献身于“Logos”的人被看作是智慧的热爱者(热爱即 love, philo)——由此“philosophers”(哲学家)就产生了。

那么,在哲学和“Logos”之前存在着什么呢?存在着神话(Mythos)——这是一种把世界置于其超自然本源语境中的思考方式。神话通过追溯那些使世界万物成为其所是的、特别的、有时是神圣的事件,对世界万物作出解释。以希腊为例,神话意味着把世界万物追溯到奥林匹亚山诸神的戏剧性的行动。描述这些本源的叙事诗——古代神话——不仅是解释,而且是道德的典范和礼仪的教育。也就是说,它们(神话)提供了规则,如果能为所有人所遵循,这规则也就为一个和睦相处的真诚的社会奠定了基础。2 “我们”也就代替了那个纯粹的只会说“我”的个人的混合体。由此,神话从本性上

来说经常是保守的。它们试图通过对本源的复制来维持现状:“因为神圣的祖先是这么做的,所以我们也必须这么做。”神话的好处在于创造了一个完整的社会性的世界,其中所有的行为都具有意义;其不足之处在于创造了一个停滞的、拒绝变革的和虚假的(许多人会这么说)社会。之后,突然间,哲学产生了——Logos打破了这种景象,至少据传统的解释是这样。(然而也有其他的解释认为西方逻各斯——哲学和科学——只是我们的神话的复制件。)但是,我们还是猜想大约在公元前 700 年的古希腊确实发生了另外一种情况吧。〔1〕我们料想“第一个”哲学家的解释确实造成了一种新奇感,他认为是热风(而非诸



对古希腊传统的解释

神间的争斗或风流韵事)导致了尼罗河在夏季的泛滥(大多数河流在夏季往往干枯)。用其他的自然现象来解释此自然现象,而不再用“梦幻时代”——古老的神的时代——的超自然事件来解释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希腊确实可被称作西方哲学的摇篮。

为什么是希腊,而不是其他地方如埃及或约旦呢?我们坦诚地说吧,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但仍有一系列的历史事实与我们所追寻

的答案有关。其中之一是:与其他地方相比,古代希腊与地中海东部地区有着非常丰富的联系——如波斯、美索布达米亚、腓尼基、塞浦路斯、意大利南部地区和埃及。希



曾经在许许多多以前,发生了一次大爆炸。但伟大的前辈伽利略和牛顿没有惊恐,他们协商之后说:“这很好。”



现代神话?

3
希腊民族是一个善于游历的群体,他们极其熟练于借用与其相遇的文明的思想、习俗和艺术形式,并按照自己的需要创造性地运用这些成分。近来有一种惹人争议的观点认为,即希腊文化大多起源于非洲。[2]至少明确的是,正如一位研究希腊思想的历史学家最近所说,“如果没有对近东来

源的吸收,古代和古典时期希腊的文明成就将是不可想象的”,^[3] 东北非也适合于这种描述。

- 4 另外,与周边其他社会的情况不同,在希腊没有神职阶层的监察官。这种现象并不意味着希腊的思想家能不受束缚地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们会看到几次对某些正处于研究时期的思想家不虔诚的指控——而是说他们仍然能够做到与盛行的宗教观点有相当多的违背。



另一个历史事实是,希腊人的想象力在涉及详尽的细节方面总是很丰富的。例如,荷马对阿喀留斯盾牌的描述在《伊利亚特》中占据了四页的内容。此外,成长于荷马和赫西奥德的诗歌^[4]——两个主要的传播希腊宗教信仰的媒介——的许多代希腊儿童确认了他们身上的好争辩、好斗智、多疑问的本性。希腊戏剧和诗歌的好辩特点也许会在古希腊哲学中找到一个新的发源地。

- 5 哲学产生于这个世界的重要因素是社会经济结构产生出男性居大多数的整个有闲阶级,这些人拥有可以沉思冥想哲学问题的闲暇。当想起在古希腊历史的大部分时期,其社会经济基础的主要部分是奴隶劳动和军事征服的战利品时,总是很令人震

惊。这个事实削弱了“希腊辉煌”的部分光彩。

然而,不论是什么原因,古希腊的诗歌和戏剧都表达了一种变化的、对立双方进行战争的强烈意识——如夏天和冬天,热和冷,明和暗,以及所有这些中最富戏剧性的变化——生和死。



确实,这种对万物的短暂本性的敏感,有时导致了希腊人的悲观主义。诗人荷马、米纳莫斯(Mimnermus)和西摩尼得斯都表达了这种思想:“就像森林中的树叶一样,人们世世代代坠落”。^[5]但是这种敏感也使希腊人需要一种不是通过宗教传统的权威而是通过纯粹的人类理性力量所获得和证实的解释。我们在这里发现了悲观主义背后的乐观主义——靠自身来运转的人类思维能够发现关于现实的终极真理。

但是对于拥有较早的、神话般思维方式的古希腊哲学家所实现的这一改变,我们不能过于强调其重要性。并不是好像突然间就出现了一种勇敢无畏的新的无神论(atheism),拒斥了所有的宗教解释和宗教束缚。实际上,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这种无神论事实上在古代是不为人所知的。^[6]确切点说,通过唤起对自然的运行而不是对神的